

牛致功著《唐代的史學與通鑑》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

張榮芳 東海大學 歷史系

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相當重視，各大學紛紛設立教學、研究單位，並且以自《史學史參考資料》蛻變的《史學史研究》季刊為核心，展開長期而持續的討論，也陸續編寫了多種集體或個人的中國史學史專著。在這股熱潮中，吸引了不少原是斷代史研究者加入其中。他們在長期的教學、研究過程裡，自然免不了相關史書的研讀工作，基於對史書的探索與熟稔，轉而涉足於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，倒也不是意外之事。本書作者牛致功先生稍早已出版《李淵建唐史略》（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4，1989增補版），與趙文潤合著《隋唐人物述評》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）等，本書則是作者自唐史研究跨入史學史的論文結集出版。

本書名為《唐代的史學與通鑑》，乍看之下，頗讓讀者產生誤解，以為本書係綜論《通鑑》與唐代史學的專著，等到翻閱目錄後，才發現是十五篇論文的集子。然後，會以為十五篇論文都是討論《通鑑》與唐代史學之間的關係，細按內文，又覺得不盡

然如此。於是，才明白了作者以第一篇論文標題作為書名，而最主要的理由是：「在認識到司馬光撰《通鑑》的目的是為了通過總結歷史經驗給宋朝皇帝提供借鑒的時候，又發現司馬光不是鑒戒史學的創始人，他的思想是唐代史學家的思想的繼續和發展。在這裡受到啓發，我才寫了《唐代的史學與通鑑》。我是孤陋寡聞的人，現在的學術刊物很多，有關論文以及衆多的出版社所出版的各種專著，有很多我還未曾看到。所以，我只能這樣說：據我所知，目前還沒有人把唐代的史學與《通鑑》從學術思想和編撰體例等各方面聯繫起來進行考察。這是拙作的新意所在。」（前言，頁3）以上不憚其煩地彙錄作者的思索與創作歷程的表白，只是想藉此呈現從斷代史研究走入史學史研究的不易，以及大陸學術資訊的不足與一般。或者說，在史學史研究裡有關《通鑑》的研究，實已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，要有突破性的創見並不容易，而在唐代史學方面，發展別出心裁的研究課題，也非易與。發前人之所未發，本是學界努力追求的學術目標，但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，多年苦心經營的成果卻只是再次重述衆所熟知的史學常識，毋寧說是相當悲哀的事情。

本書十五篇論文涉及的範圍既在唐代史學與《通鑑》，雖然不是有系統地論述，但卻是環繞這一線索進行，評者不擬針對各篇內容、文字一一辯難，只著重在主題和大貌作粗略描述，提出整體地觀察所見。因此，評者將本書排列順序打破，依其主題，分為三部份。第一部份以《通鑑》為主，分別是〈唐代的史學與通鑑〉、〈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看資治通鑑的中心思想〉、〈資治通鑑與隋唐史研究〉、〈從范祖禹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看唐鑑與通鑑的異同〉等四篇，較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具體

地分析唐代玄武門之變、君臣關係、方鎮割據、牛李黨爭中維州事件等史事裡司馬光與范祖禹等人的評論，以統治者的活動作為歷史發展的所謂「歷史唯心主義」。第二部份以唐初所修正史為主，有〈唐初史學家的民族觀〉、〈唐代史學家的經濟觀〉，另外也包括了二篇討論史學與政治關係的〈唐代的史學與政治〉和〈關於唐太宗篡改實錄的問題〉。第三部份對一些「尚未被人注意或被人注意不夠的史學家及其對史學的貢獻」，作一簡要的生平介紹與評論，計有〈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〉、〈唐初傑出的史學家令狐德棻〉、〈許敬宗對唐代史學的功過〉、〈柳芳及其史學〉、〈劉肅與大唐新語〉等，至於〈劉知幾的修史主張〉也可以放入這部份，算是唐代史學家之列。

對牛致功先生這本論文集，自然不應以專著的角度加以衡論，所以不必苛責作者並未全面論述唐代史學的發展，《通鑑》的史學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；也不必在意作者僅是論述了幾個唐代史學家，或者忽略了魏徵、吳兢、韓愈、路隨等的問題。

另一方面，假如將本書置於大陸史學史研究領域來觀察，正如同《史學史研究》季刊上發表的論文，多是大題小作地提出綱領式的觀點，雖說具體而微，總感覺少了點細密紮實的論證過程，刊佈的論文往往有半數以上的篇幅在敘說史學常識，罕見精深入微的分析。所以，作為此書可說是大陸史學史研究的一個縮影，而不能論究有關資訊不足方面等的限制。

此外，在大陸史學界著作逐漸揚棄教條主義，走向實證研究的同時，本書與其他中國史學史專著都還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封建、階級、群眾、鬥爭等標籤，而以此論斷史學發展或史學家的功過或進步與否。類似的文字幾乎充斥在全書每一篇論文的結論裡

，幾乎抹煞了一些辛勤所得的成果，而歸之於簡單的教條。

最重要的是，作者在討論唐代史學與《通鑑》的關係時，忽略了唐代史學發展的多面性，只側重在所謂「通史」、鑑戒、體例與保存史料等方面，對於影響唐代史學發展的官修制度、唐代學術發展等課題著墨、措意較少，也因而經常會將個別史學家、史書單獨析出。換句話說，使得論述停留在史學家表面的撰述、功過問題上，而未及於史書、史學家內部的分析與瞭解。

但是，本書並非完全沒有貢獻的。作者所提出的一些不爲人注意的史學家，能跳出目前中國史學史研究專重劉知幾、杜佑等史學家，就是很值得稱道的具體成績，讓我們有了一個擴大視野的起點。也可以說，作者增添了中國史學史專著的唐代部份，這十五篇論文不論觀點、論述，都可以直接放在中國史學史中，補其不足，但並不是一部分分析精微的學術論文集。